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五 四十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十三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五



性理四

心性情 定性 情意 志氣志意 思慮

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韓子以仁義禮智信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蓋愈於諸子之言性然至

分三品却只說得氣不曾說得性以下論心性情

問天之付與人物者為命人物之受於天者為性主於身者為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為明德否曰心與性如何分别明如何安頓受與得又何以異人與物與身又何間别明德合是心合是性曰性却實以感應虚明言之則心之意亦多曰此兩箇說著一箇則一箇隨到元不可相離亦自難與分别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又無以見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隨

說仁義禮智是性又言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遜是非之心更細思量

性雖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虛故能包含萬理這箇要人自體察始得

性本是無却是實理心似乎有影象然其體却虛

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

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

心以性為體心將性作餡子模樣蓋心之所以具是理

者以有性故也

說得出又名得出方是見得分明如心性亦難說嘗曰

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動心者性情之主

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遜四端之善

則可以見其性之善如見水流之清則知源頭必清

矣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

影知形之意

伯豐論性有已發之性有未發之性曰性纔發便是情

情有善惡性則全善心又是一箇包總性情底大抵言性便須見得是元受命於天其所禀賦自有本根非若心可以一槩言也却是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木神仁金神義等語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會親切又歎曰若不用明破只恁涵養自有到處亦自省力若欲立言示訓則須契勘教子細庶不悖於古人

舊看五峰說只將心對性說一箇情字都無下落後來

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有大功始尋得箇情字著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包得那性情

性是體情是用

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才生這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裏且如仁義自

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即心之理情即性之用今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箇性情底總腦教人知得箇道理存著處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一箇心

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

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動則為性已動則為情所謂心統性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

但波瀾有好底有不好底欲之好底如我欲仁之類不好底則一向奔馳出去若波濤翻浪大段不好底欲則滅却天理如水之壅決無所不害孟子謂情可以為善是說那情之正從性中流出來者元無不好也

心主宰之謂也動静皆主宰非是静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儱侗與性情為一物而不分別也

問人當無事時其中虛明不昧此是氣自然動處便是性曰虛明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感物而動便是情橫渠說得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是就人物上說

問心性情之辨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中具生之理是性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

孟子說性不曾說著性只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看

得情善則性之善可知又曰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自然順處見之

問先生解盡心知性處云心無體以性為體如何曰心是虛底物性是裏面穰肚餡草性之理包在心内到發時却是性底出來性不是有一箇物事在裏面喚作性只是理所當然者便是性只是人合當如此做

底便是性惟是孟子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這四句也有性也有情也有心與橫渠心統性情一語好看

心統性情者也寂然不動而仁義禮智之理具焉動處便是情有言靜處便是性動處是心如此則是將一物分作兩處了心與性不可以動靜言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如飲食中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為人心

之妙與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虛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也

問既就人身言之却以就人身者就天地言之可乎曰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攝是理者即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如所以為春夏所以為秋冬之理是也至發育萬物者即其情也

心性以穀種論則包裹底是心有秫種有粳種隨那種發出不同這便是性心是箇發出底他只會生又如服藥喫了會治病此是藥力或溫或涼便是藥性至於喫了有溫證有涼證這便是情以上語類二十一條

作肅云情本於性故與性為對心則於斯二者有所知覺而能為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此數句却好但必以不動為心則又非矣若心本不動則孟子又何必

四十而後不動心乎須知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則知三者之說矣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答馮作肅

心主性情理亦曉然今不暇別引證據但以吾心觀之未發而知覺不昧者豈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發而品節不差者豈非心之主乎情者乎心字貫幽明通上下無所不在不可以方體論也答胡廣仲

未發之前固不可謂之無物但便謂情性無二更無虛靜時節則不可耳蓋未發之前萬理皆具然乃虛中之實靜中之動渾然未有形影著莫故謂之中及其已發然後所具之實理乃行乎動者之中耳答徐彦章

所諭心性分别不知後來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者心也

此處分別只在豪釐之閒精以察之乃可見耳愛恭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以前說推之可以三隅反矣

荅潘謙之

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

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亦謂此也元亨利貞說

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是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為有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為無心而遂以為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

所以與我者何爲而獨有此贅物乎 荅蓧景光

問性之初只有善本無惡之可言乃四德之元五常之仁也孟子所謂性善者此是也明道言繼之者善方言性之發用則四端之心是也烏得與情合而言之曰性之始終一於善而已不當云性之初只有善也若如所云則謂性之終爲有惡可乎性之發用非情而何情之初則可謂有善而無惡耳乃若其情若字恐亦未必訓順也 荅王子合

問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又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之豈孟子就其情之未發而周子就其情之已發者言之乎曰情未必皆善也然而本則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惟反其情故為惡耳孟子指其正者而言也周子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莊子有遁天倍情之語亦此意也答張敬之

程子所論心指已發後書明言此固未當則是一時言

語不免小差須如後說乃為無病蓋性為體情為用而心則貫之必如横渠先生所謂心統性情者其語為精密也答方賓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情也子思之為此言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其妙性情之德者與答張敬夫○以上文集十條

問明道云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如何曰廓然大公便不是憧憧物來順應便不是朋從爾思此只

是比而不周周而不比之意這一段舊看易惑人近

來看得節目極分明以下論定性

舜弼問定性書也難理會曰也不難定性字說得也詫

異此性字是箇心字意明道言語甚圓轉初讀未曉

得都沒理會子細看卻成段相應此書在鄠時作年

甚少

明道定性書自胷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

皆寫不辨直卿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

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蜚卿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功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今人私欲萬端紛紛擾擾無可奈何如何得他大公所見與理皆是背馳如何便得他順應道夫曰這便是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這箇在曰也不由你存此心紛擾看著甚方法也不能得他住這須是見得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豪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不然只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

似更把捉不得

問定性書云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曰此一書首尾只此兩項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只恁成片說將去初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自有路脈貫串將去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都只是此二句意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廓然而大公孟子曰所惡於

智者爲其鑿也此是說物來而順應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遽忘其怒是應廓然而大公而觀理之是非是應物來而順應這須子細去看方始得

明道荅横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絶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横渠有意於絶外物而定其内明道意以爲須是内外合一動亦定静

亦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物誘去矣

問聖人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曰是曰此是惡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接曰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來便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而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也須是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再三誦此語以為說得圓

問聖人定處未詳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為物動曰舜號泣於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為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

問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學者卒未到此柰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

恁地廓然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却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為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又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公是忠便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

廓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即廓然而大公之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而順應之謂自私則不能廓然而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物來而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為自然

明道云不能以有為為應迹應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

則未嘗動也

問昨日因說程子謂釋氏自私味道舉明道答橫渠書中語先生曰此却是舉常人自私處言之若據自私而用智與後面治怒之說則似乎說得淺若看得說那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則所指亦大闊矣先生曰固然但明道總人之私意言耳味道又舉返鑑索照與夫惡外物之說先生曰此亦是私意蓋自常人之私意與佛之自私

皆一私也但非是專指佛之自私言耳又曰此是程子因横渠病處箴之然有一般人其中空疎不能應物又有一般人溺於空虚不肯應物皆是自私若能廓然而大公則上不陷於空寂下不累於物欲自能物來而順應

先生舉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惟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舊時謂觀理之是非才見己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謂

我必不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而已矣、

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必亦形於色如要去治那人之罪自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怒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 以上語類十四條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

一而內外無閒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無物

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内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内而非外也不是内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强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

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定性說○文集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别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以下論情意

問意是心之所發又說有心而後有意則是發處依舊是心主之到私意盛時心也隨去曰固然

李夢先問情意之别曰情是會做底意是去百般計較

做底意因有是情而後用

問天命之謂性充體謂氣感觸謂情主宰謂心立趨向謂志有所思謂意有所逐謂欲答云此語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論且涵泳玩索久之當自有見某嘗見先生云名義之語極難下如說性則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說仁則伊川有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此等且要默識心通以上語類四條

性者即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

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即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以下論志氣志意

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旹志字從之從心旹字從之從日如日在午旹在寅旹制字之義由此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為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横渠云志公而意私

問意志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

問意者心之所發與情性如何曰意也與情相近問志如何曰志也與情相近只是心寂然不動方發出便喚作意橫渠云志公而意私看這自說得好志便清意便濁志便剛意便柔志便有立作意思意便有潛竊意思公自子細看自見得意多是說私意志便說匹夫不可奪志

志乾氣坤

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著志古人所以動息有養也以上語類六條

氣一也主於心者則為志氣主於形體者即為血氣答李晦叔。文集

德輔云思曰睿學而不思則罔蓋亦弗思而已矣豈有不可思維之理曰固是若不可思維則聖人著書立言於後世何用以下論思慮

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

學原於思思所以啓發其聰明

蔡問程子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沒了

問横渠說客慮多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未完所謂客慮與習俗之心有分别否曰也有分别客慮是泛泛思慮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染偏勝底心實

心是義理之心

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者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形於事為於物誘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則身心内外肅然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在外來底天

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天理

出來便是出外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謂

專是外面工夫若以為在內自有一件工夫在外又

有一件工夫則內外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

守之於為內外交致其功可也以上語類六條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却

反成不靜也答吳伯豐

問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惟思為能窒

慾或曰思而不正不足以窒慾適所以害事思無邪如何曰思而不正是亦慾而已矣思其理之是非可否則無不正矣 荅都昌縣學諸生

所謂收心正心不是要得漠然無思念只是要得常自惺覺思所當思而不悖於義理耳 荅郭希呂

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況未至此又豈可不熟思耶 荅陳安卿

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

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之則又陷於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

答程次卿

所諭思慮不一胷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於此者不解而自釋矣

答王子合

問思慮紛擾如何或曰人心本無思慮多是憶既往與未來事其謂心之有思乃體之有用所以知來藏往

周流貫徹而無一物之不該也但能敬以操之則常得其正而無紛擾之患今患其紛擾而告以本無則固不盡乎心之體用且夫本無之說又惡能止其紛擾之已然哉記疑○以上文集七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十四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六

性理五

道　理　德

道者兼體用該隱費而言也（以下論道）

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瓣因舉康節云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問道與理如何分曰道便是路理是那文理問如木理相似曰是問如此却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又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

問汎觀天地間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四時行百物生這是道之用流行發見處即此而總言之其往來生化無一息間斷處便是道體否曰此體用說得是但總字未當總便成兼用說了只就那骨處便是體如水之或流或止或激成波浪是用即這水骨可流可止

可激成波浪處便是體如這身是體目視耳聽手足運動處便是用如這手是體指之運動提掇處便是用淳舉論語集注曰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曰即是此意

問前夜說體用無定所是隨處說如此若合萬事為一大體用則如何曰體用也定見在底便是體後來生底便是用此身是體動作處便是用天是體萬物資始處便是用地是體萬物資生處便是用就陽言則

陽是體陰是用就陰言則陰是體陽是用

問先生昔曰禮是體今乃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似非體而是用曰公江西有般鄉談才見分段子便說道是用不是體如說尺時無寸底是體有寸底不是體便是用如秤無星底是體有星底不是體便是用且如扇子有柄有骨子用紙糊此便是體人搖之便是用楊至之問體曰合當底是體

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

道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也近時釋氏便有箇忽然見道底說話道又不是一件甚物可摸得入手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為君必仁為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已方解恁地堯所以脩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脩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

地以先羲黄以降都即是這一箇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做主便即是得此道理於己不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别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失道而後德他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箇不著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即是全得此道於己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

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

先生因言近來學者多務高遠不自近處著工夫有對者曰近來學者誠有好高之獘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父子君臣兄弟上求諸先生言如此初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父子兄弟君臣之閒各有一箇當然之理是道也

天下只是這道理走不得如佛老雖滅人倫然他却拜

其師為父以其弟子為子長者謂之師兄少者謂之師弟只是護得箇假底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物必有則

問其體則謂之性其用則謂之道曰道只是統言此理不可便以道為用仁義禮智信是理道便是統言此理直卿云道字看來亦兼體用如說其理則謂之道

是指體言又說率性則謂之道是指用言曰此語上
是就天上說下是就人身上說

正卿問邵子所謂道之形體如何曰諸先生說這道理
却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這箇道理纔說出只是虚
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
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箇道理還
是無這箇道理故嘗為之說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
當求之吾性分之内邵子忽地於擊壤集序自說出

幾句最說得好

龜山以飢食渴飲便是道是言器而遺道言物而遺則也又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所謂不可離者謂道也若便以日用之閒舉止動作便是道則無所適而非道然則君子何用恐懼戒謹何用更學道爲爲其不可離所以須是依道而行如人說話不成便以說話者爲道須是有箇仁義禮智始得若便以舉止動作爲道何用更說不可離得以上語類十四條

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豪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脩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畧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 答趙提舉

以道爲高遠玄妙而不可學耶則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爾非若老佛之所謂道者空虛寂滅而無與於人也以道爲迂遠疎闊而不必學耶則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閒起居動息之際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須臾而暫廢故聖賢有作立言垂訓以著明之巨細精粗無所不備而讀其書者必當講明究索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然後可以盡人之職而立乎天地

之間不但玩其文詞以為綴緝纂組之工而已也故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而夫子是之則學道云者豈近世後學之言哉答周益公

以道左為無用則道乃無用之物也而可乎但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故其言有親踈具實則無二物也中庸曰脩道以仁胡子亦謂人而不仁則道義息意亦可見答連嵩卿

問天人無二理本末無二致盡人道即天道亦盡得其末則本亦未離雖謂之聖人亦曰人倫之至而已佛氏離人而言天岐本末而有所擇四端五常之有於性者以為理障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所不能無者以為緣合甚則以天地陰陽人物為幻化未嘗或過而問焉而直語太虛之性夫天下無二理豈有天人本末輒生取舍而可以為道乎夫其所見如此則亦偏小而不全矣豈所謂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哉聖

門下學而上達由灑掃應對進退而往雖飲食男女無所不用其敬蓋君子之道費而隱費即日用也隱即天理也即日用而有天理則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間應對酬酢食息視聽之頃無一而非理者亦無一之可紊一有所紊天理喪矣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由是而操之固習之熟則隱顯混融內外合一而道在我矣佛者烏足以語是哉佛氏之所謂悟亦瞥見端倪而已天理人心實然而不可易者則未嘗

見也其所謂脩亦攝心寂坐而已棄人倫滅天理未見其有得也此先生所以謂其卒不近也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寂然不動者是也即此為天地之心即此為天下之本天下無二本故乾坤變化萬類紛揉無不由是而出形形生生各有天性此本末之所以不可分也得其靈而為人而於四者之際淵然而虛静若不可以名言者而子思以其無所偏倚而謂之中孟子以其純粹而謂之善夫子即其生生之體而言

之以仁名不同而體一亦未嘗離於日用之閒此先生所以謂其分明不待尋究者也某昔者讀紛然不一之書而不得其要領汎觀乎天地陰陽人物鬼神而不能一在邇求遠未免有極力尋究之過亦嘗聞於龜山先生之說曰未言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若體得了然分明然後可以言盡其前日之說正坐是也然道無須臾可離日用昭昭奚俟於尋究此先生所為丁寧開諭某敢不敬承至於鑑影之惑非先

生之敎幾殆也某昔者閒居黙坐見夫所謂充周而洞達者萬物在其中各各呈露遂以鑑影之譬爲近故推之而爲鳶魚之説竊以爲似之先生以太虚萬象而闢其失某讀之久始大悟其非若爾則鳶魚吾性分爲二物矣詳究先生之意葢鳶魚之生必有所以爲鳶魚者此道體之所在也其飛其躍豈鳶魚之私葢天理發越而不可已也勿忘勿助長之間天理流行無纎豪之私正類是此明道先生所以謂之同

某鄙見如此未知合於先生之意否乎其他死生鬼神之說須俟面求教誨曰來諭一一皆契鄙懷足見精敏固知前此心期之不謬也其閒尚一二未合亦非大故屬此客中冗冗未及一一條對更願益加辨學之功所見當漸眞實也答廖子晦

張元德訓道爲行固爲踈闊子約非之是也然其所說行字亦不爲全無來歷今不就此與之剖析而別引程子沖漠氣象者以告之故覺得有墮於窈冥恍惚

之病程子所說乃因對義而言故自有歸著而不為病而所以破其說者又似彼東我西不相領略此乃吾之所見自未透徹未免臆度籠罩而强言之所以支離浮汎而不能有所發明也若如鄙意則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當時若但以當行之路荅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沖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沖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

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沖漠之無眹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沖漠者固為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閒者為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為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為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為道之體天下達道五為道之用也元德所云道不能以自行以下自無病而荅語却說開了其說自是好語但荅他不著爾今更為下一語云形而上

者謂之道物之理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物之物也且試屏去他說而只以此二句推之若果見得分明則其他說亦自通貫而無所遺也答呂子約

問所以不以元德以道訓行為然者蓋以道為行則道非行字所能盡又須以所以行者言之則毋乃欲一而反二乎故以程子道有沖漠氣象告之欲渠深探夫峻極之體而默識夫無聲無臭之妙則自知非行之一字所能盡若謂當行之路則恐只可言達道耳

於論道之原則恐難如此著語也形而下即形而上者易傳謂至微者理即所謂形而上者也至著者象即所謂形而下者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則雖形而上形而下亦只是此箇義理也曰元德所說之病前書盡之如來諭之云却攻他不著恐是只見自家底是於鄙論却未深考也謂當行之理為達道而沖漠無朕為道之本原此直是不成說話不謂子約見處乃只如此亦無怪他說之未契也須看得只此當然

之理沖漠無眹非此理之外別有一物沖漠無眹也至於形而上下却有分別須分得此是體彼是用方說得一源分得此是象彼是理方說得無閒若只是一物却不須更說一源無閒也答呂子約

蘇氏曰老子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為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愚謂道者仁義禮樂之總名而仁義禮樂皆道之體用也聖人之脩仁義制禮樂凡以明道故也今曰絕仁義棄禮樂以

明道則是舍二五而求十也豈不悖哉_{蘇黄門老子解辨}

蘇氏曰天道不可言可言者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偽愚謂聖人之言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不知此言道耶抑言其似者而已耶執此而行亦有所陷者耶然則道豈真不可言但人自不識道與器之未嘗相離也而反求之於昏默無形之中所以為是言耳_{蘇黄門老子解辨}

道理無形影惟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子細即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答胡季隨○以上文集九條

理如一把線相似有條理如這竹籃子相似指其上行篾曰一條子恁地去又別指一條曰一條恁地去又如竹木之文理相似直是一般理橫是一般理有心便存得許多理以下論理

大而天地萬物小而起居食息皆太極陰陽之理也

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默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行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為溫吸則為寒耳

徹上徹下無精粗本末只是一理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

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天德之元元即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也

道理有面前底道理平易自在說出來底便好說得出來崎嶇底便不好

天地中間物物上有這箇道理雖至沒緊要底物事也有這道理蓋天命之謂性這道理却無形無安頓處只那日用事物上道理便在上面這兩箇元不相離凡有一物便有一理所以君子貴博學於文看來博學似箇沒緊要物事然那許多道理便都在這上都從那源頭上來所以無精粗小大都一齊用理會過蓋非外物也都一齊理會方無所不盡方周遍無疎缺處

大學說格物却不說窮理葢說窮理則似懸空無捉摸處只說格物則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尋那形而上之道便見得這箇元不相離所以只說格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謂道者是如此何嘗說物便是則這道理儘無窮四方八面無不是千頭萬緒相貫串以指旋曰分明一層了又一層横說也如此竪說也如此翻來覆去說都如此如以兩儀言則太極是太極兩儀是用以四象言則兩儀是太極四象是用以八

卦言則四象又是太極八卦又是用

此箇道理大則包括乾坤提挈造化細則入豪釐絲忽裏去無遠不周無微不到但須是見得箇周到底是何物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問如何便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曰真箇是未有無對者看得破時真箇是差異好笑且如一陰一陽便有對至於太極便對甚底曰太極有無極對曰此只是一句如金木水火

土即土亦似無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隂陽相對此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却是橫對了土便與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是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必大錄云四物皆資土故也　胡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反善如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若不相對覺說得天下事都尖斜了沒箇是處

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静有隂必有陽以至屈伸消長盛衰之類莫不皆然還是他合下便如

此耶曰自是他合下來如此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二又各自為對雖說無獨必有對然獨中又自有對且如碁盤路兩兩相對末梢中間只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

問沖漠無眹 至 敎入塗轍他所謂塗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之凡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卻不

是臨行事時旋去尋討道理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又問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是如何曰是這一箇事便只是這一箇道理精粗一貫元無兩様今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是空蕩蕩却不知道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如釋氏便只是說空老氏便只是說無却不知道莫實於

理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應字是應務之應否曰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固是先却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

問天下善惡皆天理楊墨之類只是過不及皆出於仁義謂之天理則可如世之大惡謂之天理可乎曰本是天理只是番了便如此如人之殘忍便是番了惻隱如放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那火去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豈不是天理只緣番了道理有背有面順

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有此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泠底水緣何有此

或問善惡皆天理也若是過與不及些小惡事固可說天理如世間大罪惡如何亦是天理曰初來本心都自好少間多被利害遮蔽如殘賊之事自反了惻隱之心是自反其天理賀孫問既是反了天理如何又說皆天理也莫是殘賊底惡初從羞惡上發淫溺貪欲底惡初從惻隱上發後來都過差了原其初發都

是天理曰如此說亦好但所謂反者亦是四端中自有相反處如羞惡自與惻隱相反是非自與辭遜相反如公說也是好意思因而看得舊一句不通處出如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暴這兩句意分曉惟是用人之仁去其貪一句沒分曉今公說貪是愛上發來也是思之是淳善底人易得含胡苟且姑息貪戀

李容甫問中理在事義在心如何曰中理只是做得事

來中理義則所以能中理者也義便有揀擇取舍易傳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以上語類十六條

除了身只是理只是不以血氣形骸為主而一循此理耳非謂身外別有一物而謂之理也流於偏差則非所謂得矣答呂子約

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絶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絶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

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答吳斗南）

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别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别只此覺處便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豪髮不可移易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耳（答詹兼善）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蓋自理

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閒也答汪尚書

天理既渾然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答何

叔京○以上文集五條

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為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為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箇行道底故為君主於仁為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以下論德

至德至道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獨得盛德至善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身之極致而言誠忠孚信一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

於事之謂信

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

事父母則為孝德事兄長則為悌德德是有得於心是

未事親從兄時已渾全是孝弟之心此之謂德

先生問遺書中欲夾持這天理則在德一段看得如何

必大對曰中庸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先生默

然久之必大問如何曰此亦說得然只是引證畢竟

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

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横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如此說上依舊認德字未著今且說只是這道理然須常常提撕令在已者決定是做得如此如方獨處黙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箇孝弟忠信底人以此做出事來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旋安排葢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正謂

以此德而見諸事耳德成於我者若有一箇人在内必定孝弟忠信斷不肯為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底事與道家所謂養成箇嬰兒在内相似凡人欲邉事這箇人斷定不肯教自家做故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謂雖未曽説出來時存於心中者已斷是如此了然後用得戒謹恐懼存養工夫所以必用如此存養者猶恐其或有時間斷故耳程子所謂須有不言而信者謂未言動時已渾全是箇如此人然却

未有迹之可言故曰言難爲形狀以上語類五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楊邦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十五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七

性理六

仁

誠是渾然不動仁是此理流出否曰自性言之仁亦未是流出但其生動之理包得四者

得此生意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為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為大

今日要識得仁之意思是如何聖賢說仁處最多那邊如彼說這邊如此說文義各不同看得箇意思定了將聖賢星散說體看處處皆是這意思初不相背始得集注說愛之理心之德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人之所以為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要識仁之意思是一箇渾然溫和之氣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

則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已上看有這意思是如何纔有這意思便自恁地好便不恁地乾燥將此意看聖賢許多說仁處都只是這意告顏子以克已復禮克去已私以復於禮自然都是這意思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是這箇渾全流行物事此意思纔無私意閒隔便自見得人與已一物與已一公道自流行須是如此看孔門弟子所問都只是問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各自理會得了今

却是這箇未曾理會得如何說要做工夫且如程先生云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上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恰似有一箇小小底仁有一箇大大底仁偏言則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禮義智底若如此說是有兩樣仁不知仁只是一箇雖是偏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雖是專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致道云如春是生物之時已包得夏長秋成冬藏意

思在曰春是生物之時到夏秋冬也只是這氣流注去但春則是方始生榮意思到夏便是結裹定了是這生意到後只漸老了賀孫曰如温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

仁流行到那田地時義處便成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了都有生意在裏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著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見

得都是生意如春是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
漸漸收斂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進去秋冬
是退後去正如人呵氣呵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
百行萬善固是都合著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百行
萬善總於五常五常又總於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
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
或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為私欲所
勝遇事每每著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緊

守著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慮紛擾於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或問莫在於敬否曰敬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又曰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温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温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

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温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為春

或曰存得此心即便是仁曰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為之不合於心者勿為却又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便見得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處也纔說合於心者行之便侵過義人路底

界分矣然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孟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為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耳

耳之德聰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將這意去思量體認

○將愛之理在自家心上自體認思量便見得仁○仁是箇溫和柔軟底物事老子說柔弱者生之徒堅强者死之徒見得自是看石頭上如何種物事出藹

乎若春陽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當來得於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為心之全體却自仁中分四界子一界子上是仁之仁一界子是仁之義一界子是仁之禮一界子是仁之智一箇物事四脚撑在裏面惟仁兼統之心裏只有此四物萬物萬事皆自此出○天之春夏秋冬最分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雖分四時然生意未嘗不貫縱雪霜之慘亦是生意○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

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試自看溫和柔軟時如何此所以孝弟為仁之本若如頑石更下種不得俗說硬心腸可以見硬心腸如何可以與他說話○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都是兩意惻是初頭子隱是痛羞是羞已之惡惡是惡人之惡辭在我遜在彼是非自分明○才仁便生出禮所以仁配春禮配夏義是裁制到得智便了所以配秋配冬○既認

得仁如此分明到得做工夫須是克己復禮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方是做工夫處

周明作問仁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有說做工夫處如克己復禮是也

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强底是恕無計較無覩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覩當底是恕

前輩教人求仁只說是淵深溫粹義理飽足

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

周明作謂私欲去則為仁曰謂私欲去後仁之體見則可謂私欲去後便為仁則不可譬如日月之光雲霧蔽之固是不見若謂雲霧去則便指為日月亦不可如水亦然沙石雜之固非水之本然然沙石去後自有所謂水者不可便謂無沙無石為水也

余正叔謂無私欲是仁曰謂之無私欲然後仁則可謂無私便是仁則不可蓋惟無私欲而後仁始見如無

所壅底而後水方行方叔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曰無私是仁之前事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是仁之後事惟無私然後仁惟仁然後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要在二者之間識得畢竟仁是甚模樣欲曉得仁名義須并義禮智三字看欲真箇見得仁底模樣須是從克己復禮做工夫去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不曾喫著不知甜是甚滋味聖人都不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

仁字說得廣處是全體惻隱慈愛底是說他本相

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處

問先生荅湖湘學者書以愛字言仁如何曰緣上蔡說得覺字太重便相似說禪問龜山却推惻隱二字曰龜山言萬物與我為一云云說亦太寛問此還是仁之體否曰此不是仁之體却是仁之量仁者固能覺謂覺為仁不可仁者固能與萬物為一謂萬物為一為仁亦不可譬如說屋不論屋是木做柱竹做壁却

只說屋如此大容得許多物如萬物為一只是說得仁之量因舉禪語是說得量邊事云云

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那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浼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說將仁更無安頓處見孺

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處見得親切

聖賢言仁皆從這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

將知覺說來冷了覺在知上却多只些小搭在仁邊

仁是和底意然添一句又成一重須自看得便都理

會得

湖南學者說仁舊來都是深空說出一片頃見王日休

解孟子云麒麟者獅子也仁本是惻隱溫厚底物事

却被他們說得擡虛打險瞠眉努眼却似說麒麟做

獅子有吞伏百獸之狀蓋自知覺之説起之麒麟不食生肉不食生草獅子則百獸聞之而腦裂

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皆心之德而仁爲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遜之理知是分别是非之理也

仁者愛之理是將仁來分作四段看仁便是愛之理至於愛人愛物皆是此理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恭敬

之理智便是分别是非之理理不可見因其愛與宜恭敬與是非而知有仁義禮智之理在其中乃所謂心之德乃是仁能包四者便是流行處所謂保合太和是也仁是箇生理若是不仁便死了人未嘗不仁只是為私欲所昏才克己復禮仁依舊在直卿曰私欲不是别有箇私欲只心之偏處便是汪正甫問三仕三已不為仁管仲又却稱仁是如何曰三仕三已是獨自底管仲出來畢竟是做得仁之功且如一箇

人坐亡立化有一箇人仗節死義畢竟還仗節死義底是坐亡立化濟得甚事晏亞夫問殺身成仁求生害仁曰求生畢竟是心不安理當死即得殺身身雖死而理即在亞夫云要將言仁處類聚看曰若如此便是趕縛得急却不好只依次序看若理會得一段了相似忘却忽又理會一段覺見得意思轉好

或問仁者心之德曰義禮智皆心之所有仁則渾然分而言之仁主乎愛合而言之包是三者或問仁有生

意如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辭遜羞惡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也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漸斷其根則生者喪矣其穀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諸子問仁不同而今曰愛之理云者克己復禮亦只

要存得此愛非以克己復禮是仁友其士之仁者事其大夫之賢者亦只是要見得此愛其餘皆然

問愛之理心之德曰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也

公之為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只是無私纔無私這仁便流行程先生云惟公為近之却不是近似之近纔公仁便在此故云近猶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不

是道在先後上只知先後便近於道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水之流通却不是去壅塞底物事做出來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纔除了塞便流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纔克去已私做底便是仁賀孫云公是仁之體仁是理曰不用恁地說徒然不分曉只是要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令人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也是私哀懼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也是私惡欲也是私欲苟能克去已私廓然大公則喜是

公喜怒是公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係利害顏子所受於夫子只是克己復禮為仁讀書最忌以己見去說但欲合己見不知非本來旨意須是且就他頭說說教分明有不通處却以己意較量

胡五峰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說極好人有私欲遮障了不見這仁然心中仁依舊只在如日月本是光明雖被雲遮光明依舊在裏又如水被泥土塞了所以不流然水性之流依舊只在所以克己復禮為仁

只是克了私欲仁依舊只在那裏譬如一箇鏡本自光明只緣塵都昏了若磨去塵光明只在

問遺書中取醫家言仁又一段云醫家以不識痛癢為不仁又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不仁又却從知覺上說曰覺是覺於理問與上蔡說同異曰異上蔡說覺纔見此心耳問南軒云上蔡說覺與佛家不同如何曰上蔡云自此心中流出與佛亦不大段異今說知痛癢能知覺皆好只是說得第二節說得用須當看

如何識痛癢血脈從何而出知覺從何而至某云若不究見原本却是不見理只說得氣曰然伊川言穀種之性一段最好

問如何是滿腔子皆惻隱之心曰腔只是此身裏虛處問莫是人生來惻隱之心具足否曰如今也恁地看事有箇不穩處便自覺不穩這便是惻隱之心林擇之嘗說人七尺之軀一箇針劄著便痛問吾身固如此處事物亦然否曰此心應物不窮若事事物物嘗

是這箇心便是仁若有一事不如此便是這一處不仁了問本心依舊在否曰如今未要理會在不在論著理來他自是在那裏只是這一處不恁地便是這一處不在了如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忽然有一鄉人自不服化稱王稱霸便是這一處無君君也只在那裏然而他靠不得不可道是天理只在那裏自家這私欲放行不妨王信伯在館中范伯達問人須是天下物物皆歸吾仁王指牕櫺問范曰此牕還歸仁否

范默然某見之當荅曰此𢙣不歸仁何故不打壞了如人處事但箇箇處得是便是事事歸仁且如𢙣也要糊得在那裏教好不成没巴鼻打壞了問仁者以萬物為一體如事至物來皆有以處之如事物未至不可得而體者如何曰只是不在這裏然此理也在這裏若來時便以此處之

問惻隱之心如何包得四端曰惻隱便是初動時羞惡是非恭敬亦須是這箇先動一動了方會恁地只於

動處便見譬如四時若不是有春生之氣夏來長箇甚麽秋時又把甚收冬時又把甚藏

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易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這意思仁本生意乃惻隱之心也苟傷著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發若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遜也是仁去那禮上發若是非也

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義禮智

問程子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謂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凈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仁亦在其中如克己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入但從一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問曰心之本體湛然虚明無

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未嘗不存矣把捉不定則為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公所言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令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

問周子牕前草不除去即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横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但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思一般乎如

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也是如此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氣象問觀雞雛可以觀仁此則須有意謂是生意初發見處曰只是為他皮殻尚薄可觀大雞非不可以觀仁但為他皮殻粗了

必大曰子厚聞皇子生喜甚見飢殍食便不美者正淳嘗云與人同休戚陸子壽曰此主張題目耳先生問

曾致思否對曰皆是均氣同體惟在我者至公無私故能無閒斷而與之同休戚也曰固是如此然亦只說得一截如此說時真是主張題目實不曾識得全體若佗人與我固是一般若

土木何嘗有私然與他物不相管人則元有此心故至公無私便都管攝之無間斷也

仁便藏在惻隱之心裏面仁便是那骨子到得成就得數件事了一件事上自是一箇仁便是那業處

仁之包四德猶冢宰之統六官

思慮方萌持守得定便是仁如思慮方萌錯了便是賊其仁當施為時錯了便是賊其禮當收斂時錯了便是賊其義當貞靜時錯了便是賊其智凡物皆有箇如此道理

春為一歲之首由是而為夏為秋為冬皆自此生出所以謂仁包四德者只緣四箇是一箇只是三箇元却有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又有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曉得此意則仁包四者尤明白了

問伊川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幹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之心只些子仁見得時却好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

問遺書謂切脉可以體仁莫是心誠求之之意否曰還是切脉底是仁那脉是仁曰切脉是仁曰若如此則當切脉時又用著箇意思去體仁復問蜚卿曰仲思所說如何曰以伯羽觀之恐是觀雞雛之意曰如何

曰雞雛便是仁也曰切脉體仁又如何曰脉是那血氣周流切脉則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脉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地又問雞雛如何是仁道夫曰先生嘗謂初與嫩底便是曰如此看較分明蓋當是時飲啄自如未有所謂爭鬬侵陵之患者只此便是仁也

問公只是仁底道理仁却是箇流動發生底道理故公而以人體之方謂之仁否曰此便是難說公而以人

體之此一句本微有病然若真箇曉得方知這一句
說得好所以程先生又曰公近仁蓋這箇仁便在這
人字上你元自有這仁合下便帶得來只為不公所
以蔽塞了不出來若能公仁便流行譬如溝中水被
沙土罨靸壅塞了故水不流若能擔去沙土罨靸水
便流矣又非是去外面别擔水來放溝中是溝中元
有此水只是被物事壅遏了去其壅塞水便流行如
克己復禮為仁所謂克己復禮者去其私而已矣能

去其私則天理便自流行不是克己了又别討箇天理來放在裏面也故曰公近仁又問公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愛是仁之發處恕是推其愛之之心以及物否曰如公所言亦非不是只是自是湊合不著都無滋味若道理只是如此看又更做甚麽所以只見不長進正縁看那物事没滋味又問莫是帶那上文公字説否曰然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又問愛只是合下

發處便愛未有以及物在恕則方能推已以及物否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只推箇甚麽如開溝相似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開著便有水來若裏面元無此水如何會開著便有水若不是去開溝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者恕也

問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公是仁之理公而以人體之故曰仁竊謂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到處公所以能仁所謂公而以人體之者若曰己私既盡只就人身上看便是仁體猶骨也如體物不可遺之體貞者事之幹之類非體認之體也曰公是仁之方法人是仁之材料有此人方有此仁蓋有形氣便具此生理若無私意閒隔則人身上全體皆是仁如無此形質則生意都不湊泊他所謂體者便作體認之體

亦不妨體認者是將此身去裏面體察如中庸體羣

臣之體也

仁之名不從公來乃是從人來故曰公而以人體之則

為仁

公而以人體之為仁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

則不仁未可便以公為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公

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

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

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別曰恕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

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何以別曰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己為恕恕是從己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調恁地愛如水恕如水之流又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流淳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不審如何曰說得好昨日說過了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惟有孔孟能如此下自荀揚諸人便不能便可移易昔有言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己之謂恕蓋恕是推己只可言施如此等處極當細看

問謝顯道初見明道自負該博史書盡卷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言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曰即此是惻隱之心夫為師問所

折難而愧形於顏色與惻隱之心似不相屬明道乃云爾者何也曰此問却要商量且何不曰羞惡之心而謂之惻隱之心諸公試各以已意言之黎季成對曰此恐是識痛癢底道理先生未以為然次日復以此請問先生曰只是謝顯道聞明道之言動一動為他聞言而動便是好處却不可言學者必欲其動且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不是四件物合下都有偏言則一事總言則包四者觸其一則心皆隨之言惻隱

之心則羞惡辭遜是非在其中矣

趙共父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事皆有仁曰然天體在物上仁體在事上猶言天體於物仁體於事本是言物以天為體事以仁為體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致道問與體物而不可遺一般否曰然曰先生易解將幹事說曰幹事猶言為事之幹體物猶言為物之體共父問下文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曰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須得仁以為骨子

問敦篤虛靜者仁之本曰敦篤虛靜是為仁之本 以上語類

四十九條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

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别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徧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

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而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

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與曰不然程子之所訶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葢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絶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説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葢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

一為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與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荅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汎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獘或至於認物為己者有

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廹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仁說

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

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義禮智亦性之德也義惡之本禮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義故情能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若此爾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爾程子

之言意盖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渉也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某之說則性發為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為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細觀來諭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為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為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為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有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甞有一字說著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為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

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獘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獘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答張欽夫論仁說）

再讀别紙所示三條竊意高明雖已灼知舊說之非而此所論者差之毫忽之間或亦未必深察也謹復論之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

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爲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爲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爲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如此也）覺是覺此理（知此事之所以當如此之理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飢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

所用有小大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為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為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為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為仁言為德哉今伯逢必欲以覺為仁尊兄既非之矣至於論知覺

之淺深又未免證成其說則非某之所敢知也至於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髙甚妙然既未嘗識其名義又不論其實下功處而欲驟語其精神此所以立意愈髙為說愈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也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爾實未嘗到此地位也

答張欽夫

論仁說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為人之意可謂

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獘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獘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摸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怪獘

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卻之為愈也某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閒也答張敬夫

細看言仁序云雖欲竭力以為仁而善之不明其弊有

不可勝言者此數句似未安為仁固是須當明善然仁字主意不如此所以孔子每以仁智對言之也近年說得仁字與智字都無分别故於令尹子文陳文子事說得差殊氣象淺迫全與聖人語意不相似觀此序文意思首尾恐亦未免此病答張敬夫

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尚可因此附近推求庶其得之若如近日之說則道近求遠一向沒交涉矣此區區所以妄為前日之論而不自知其偏也至謂類聚言

仁亦恐有病者正為近日學者厭煩就簡避迂求捷此風已盛方且日趨於險薄若又更為此以導之恐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方寸愈見促迫紛擾而反陷於不仁耳然却不思所類諸說其中下學上達之方蓋已無所不具茍能深玩而力行之則又安有此弊

答張敬夫

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愛之理得於内而其用形於外天地之間無一物之非吾仁

矣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强為之也此數句亦未安蓋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皇皇四達而仁之體無所蔽矣夫理無蔽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仁之用無不周矣然則所謂愛之理者乃吾本性之所有特以廓然大公而後在非因廓然大公而後有也以血脈貫通而後達非以血脈貫通而後存也今此數句有少差紊更乞詳之愛之之理便是仁若無天地萬物此理亦無虧欠於此識得仁體然後天地萬物血

脈貫通而用無不周者可得而言矣蓋此理本甚約

今便將天地萬物夾雜説却鶻突了夫子荅子貢博

施濟衆之問正如此也更以復見天地之心之説觀

之亦可見蓋一陽復處便是天地之心完全自足非

有待於外也又如濂溪所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者若

如今説便只説得一般兩字而所謂自家意思者却

如何見得耶荅張欽夫

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此亦可疑蓋謂視天下無一物

不在吾仁中則可謂物皆吾仁則不可蓋物自是物仁自是心如何視物為心耶答張欽夫

仁字之義孟子言心該貫體用統性情而合言之也程子言性剖析疑似分體用而對言之也答呂伯恭

某所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此雖出於一時之臆見然竊自謂正發明得天人無間斷處稍似精密若看得破則見仁字與心字渾然一體之中自有分別毫釐有辨之際却不破碎答何叔京

仁無不統故惻隱無不通此正是體用不相離之妙若仁無不統而惻隱有不通則體大用小體圓用偏矣

觀謝子為程子所難直得面赤汗下是乃所謂羞惡之心者而程子指之曰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則可見矣答何叔京

知覺言仁程子已明言其非蓋以知覺言仁只說得仁之用而猶有所未盡不若愛字卻說得仁之用平正周徧也答何叔京

人之本心無有不仁但既汩於物欲而失之便須用功親切方可復得其本心之仁故前書有仁是用功親切之效之說以今觀之只說得下一截心是本來完全之物又却只說得上一截然則兩語非有病但不圓耳若云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汩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為能復之如此則庶幾近之矣孟子之言固是渾然然人未嘗無是心而或至於不仁只是失其本

心之妙而然耳然則仁字心字亦須略有分別始得記得李先生說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此說最有味答何叔京

所諭惻隱似非出於覺者此語甚佳但所謂覺之一字未必不佳者鄙意亦非以覺為不佳但謂工夫用力處在敬而不在覺耳上蔡云敬是常惺惺法此言得之但不免有便以惺惺為仁之意此則未穩當耳答游誠之

孟子論仁雖有惻隱人心之殊程子於此亦有偏言專言之别然若實於惻隱之偏言處識得此人心專言者其全體便可見今只為於此認得不真故不能有以識其全體乃欲廣大其言以想像而包籠之不知言愈廣大而意愈不親切也程子之言惟穀種一條最為親切而非以公便為仁者亦甚縝密今乃反皆不認而必以易傳偏旁贊歎之言為直解字義則不惟不識仁亦錯看了易傳矣答呂子約

仁字固不可專以發用言然却須識得此是箇能發用底道理始得不然此字便無義理訓釋不得矣且如元者善之長便是萬物資始之端能發用底本體不可將仁之本體做一物又將發用底別做一物也答呂子約

仁之為義須以一意一理求得方就上面說得無不通貫底道理如其不然即是所謂儱侗真如顢頇佛性而仁之一字遂無下落矣答呂子約

所疑荷批誨今皆已釋然蓋仁者心有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可知覺却屬智也理一而分殊愛有差等殊與差等品節之却屬禮施之無不得宜却屬義義也禮也智也皆仁也惟仁可以包夫三者然所以得名各有界分須索分别不然混雜爲一孰爲仁孰爲義孰爲智曰仁字之說甚善要之須將仁義禮智作一處看交相參照方見疆界分明而疆界分明之中却自有貫通總攝處是乃所謂仁包四者之實也近年

學者專說仁字而於三者不復致思所以含胡渙漶動以仁包四者爲言而實不識其所以包四者之果何物也今得尊兄精思明辨如此學者益有頼矣答石子重

切脈觀雞之說固佳然方切脈觀雞之際便有許多曲折則一心二用自相妨奪非惟仁不可見而脈之浮沈緩急雞之形色意態皆有所不暇觀矣竊意此語但因切脈而見血氣之周流因觀雞雛而見生意之

呈露故即此指以示人如引醫家手足頑痺之語舉周子不去庭草之事皆此意爾答林擇之

仁字須是就一事上見統體之全就統體處見一事之實方始活絡無滯礙處答王子合

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説所謂愛之理者則正所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只以此意推之更不須外邊添入道理反混雜得無分曉處若如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

不會得而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為仁却轉見無交涉矣

答周舜弼

所示教引巧言令色剛毅木訥兩條以為聖人所以開示為仁之方使人自得者某猶竊有疑焉而前書亦未及論也蓋此兩語正是聖人教人實下工夫防患立心之一術果能戒巧令務敦樸則心不恣縱而於仁為近矣非徒使之由是而知仁也大抵向來之說皆是苦心極力要識仁字故其說愈巧而氣象愈薄

近日究觀聖門垂教之意却是要人躬行實踐直內勝私使輕浮刻薄貴我賤物之態潛消於冥冥之中而吾之本心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常存而不失便是仁處其用功著力隨人淺深各有次第要之須是力行久熟實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蓋非可以想象臆度而知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也 答吳晦叔

自性言之仁字亦未流出但是其生動之理包得四者具實與誠字所指不同須更辨得分明始得 答鄭子上

問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李公前所問蓋以仁字純就
生人之類而言某謂人字不當如此說而李公以為
先生說緊要在人字上令承批敎復末之然某請畢
愚見而折衷焉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此身
而言與中庸言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
要却在體字上蓋仁者心之德主性情宰萬事本是
吾身至親至切底物公只是仁之理專言公則只虛
空說著理而不見其切於已故必以身體之然後我

與理合而謂之仁亦猶孟子合而言之道也然公果如之何而體如之何而謂之仁亦不過克盡已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光潔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閒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於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為仁所以能恕所以

能愛雖或為義為禮為智為信無所往而不通也不審是否曰此說得之不然則如釋氏之捨身飼虎雖公而不仁矣 答陳安卿

問呂氏孟子惻隱說云葢實傷吾心非譬之也然後知天下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彼傷則我傷非謀慮所及非勉强所能此所謂皆吾體皆吾心者亦只是以同一理言之否曰非但同理亦同氣也 答陳安卿

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仁字屬人克己復禮不

容一豪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以此推之意亦可見荅楊仲思

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云云 絅謂偏言一事仁之用也專言四者仁之體也仁之用莫若愛仁之體則愛有所不能盡必包四者論之而後仁之體可見曰仁之一事乃所以包四者不可離其一事而别求兼四者之仁也荅鄧衛老

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

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試以此意思之答曾撣之

所謂心無私欲即是仁之全體亦是也但須識得此處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乃為得之耳顔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自有樂處與貧富貴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仁智樂壽亦是工夫到此自然有此效驗答林德久

問觀孔子言仁如告顔子以克己復禮所以為仁之機

殆若發露而無餘藴至孟子論仁雖嘗指人心而言然其意使人自惻隱之心推之要其旨歸多主於愛之一辭雖所以指示於人者豈不精切而確實然不似聖人之言仁廣大渾全而使人自得於精思力行之餘也意者孟子適當夫好戰嗜殺人之時為救焚拯溺之計不可不自夫受病之所而藥之與曰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惻隱之類偏言之也克已之類專言之也然即此

一事便包四者蓋亦非二物也故論語集注中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此言極有味可更思之不可謂孟子之言不如孔子之周徧孟子亦有專言之者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愛人是也又謂孟子以世人好殺而言惻隱尤非也孔子雖不以義對仁然每以智對仁更宜思之答歐陽希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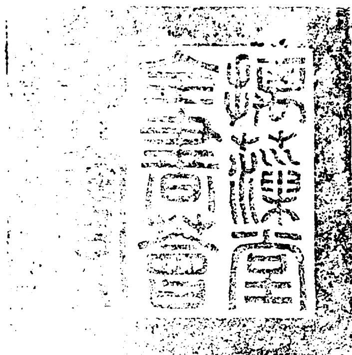
遺書論孝弟爲仁之本及仁性也孝弟用也處及博愛之謂仁又答心如穀種之說但看此三段更以前聖

賢之言參之則自見無所疑惻隱不能貫三者向見何兄亦深以爲疑竟不能決此不難曉更熟看孟子不忍人之心一章及外書中明道説謝子玩物喪志之説則亦自分明矣答或人

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所得以爲心者其體則通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包四端而統萬善蓋專一心之全德而爲性情之主即所謂乾坤之元者也故於此語其名義則以其沖融涵育溫粹渾厚當生生

而不死因謂之仁人惟己私蔽之是以生道息而天理隔遂頑然不識痛癢而爲忍人人之所以體乎仁者必此身私欲淨盡廓然無以蔽其所得天地生物之體其中真誠懇惻藹然萬物之春意常存徹表徹裏徹巨徹細徹終徹始渾是天理流行無一處不匝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貫於一元之氣流行無間斷乃可以當渾然之全體而無愧若一處稍有病痛一微細事照管不到一頃刻稍有間斷則此意便私私

意行而生道息理便不流通便是頑麻絶愛處烏得渾全是仁如人之一身渾是血氣周流便是純無病人纔一指血脈不到便是頑麻不仁處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則微有少違然當下便覺融化依然復不見其違焉竊意三月之内渾是中心安仁底氣象三月之後便是勉而中否曰中後又不須勉但久則又不免於有違耳答陳安卿○以上文集三十二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楊邦彥